

新進作家集・第三集

太平愿

馬
驪
著

復旦大學圖書館

集三第・集家作進新

愿 平 太

驪 馬

行發館書印民新

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十一月十日印刷

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十二月十二日出版

(1—3000)

新進作家集

第三集

太平愿

有著作權



著者 馬

願

印刷者兼

北京阜成門外北禮士路
祝 惺

元

印刷所

北京阜成門外北禮士路
新民主印書館

館

發行所

北京阜成門外北禮士路
新民主印書館

館

目次

生死路

太平愿

生髮油

裝幀 王維

生死路

一年頭變了

五月的太陽似一爐高熱的烈火，燒着天空，燒着大地，也燒着人心。

五月的大地衰似深秋，四十里內不見一片碧綠的原野，一個蕭瑟的村莊。

祈雨的人們簡直是瘋狂了，拚命地敲打着鑼鼓。關帝爺，甚至土地爺，三義廟裏的張三爺，只要是傳說中能以下雨或者能替人祈雨的神胎全搬出來了，晒在太陽下。各村的人家，門前全是一樣的安置：一罈井水，一束柳條子插在裡面，一個香爐內日夜不斷香烟的繚繞，供着一張黃表紙寫的神牌「五湖四海九江八河龍王神位」。全村的人，無論男女老幼，在村長的命令下都到神胎前去跪壇，上面是太陽的暴晒，下面是熱地的焦炙。這，誰都沒有抱怨或呼苦：因為祈雨是爲了每個人的吃飯。他們想着：也許這方人不知哪時哪世作了孽，神靈

怪罪了；否則怎麼到現在還不下雨呢？跪壇，一定得在太陽下，這樣就可感動了神靈也說不定。憧憬中的大雨假如一旦傾盆下落，他們一定也跪着不動，一直到雨止後，才再碰一大串頭，歡狂地站起來，唱着隨口小調去耕濕泥，去播穀種，那秋收豐盈的希望，也將同時萌芽在心目中。

尤天順是西柳村祈雨的管事人，是村長柳二爺指派他做這事的。不單二爺說，實在，全村誰都知道尤天順是好人，腰彎心不彎，別看行路歪呀歪的，行事却一向頂正直不過。祈雨是良心事，他作管事人，全覺得合適。半月來，他真忙得不得了：守壇、跪壇、燒紙、拈香、祈禱、許愿，不覺倦怠，不說厭煩。

可是太陽的火網撒遍了天空，防止一絲雲烟長起或一陣生雲的風息吹來。

每天傍晚，太陽還總是把火熱留下，夜間的大地和天空仍然火爐似的；也怪五月的夜特別短，剛剛感到一息輕爽，太陽又從東方出來了。

一日好晴天，又一日好晴天，……五月三十日仍舊是個好晴天，這使得尤天順也不禁嘆了口氣，望着神胎發呆。

有些年青人便忿忿地咒天詛神：

「神，啥神呀！騙人的屁神！白費了整半月的勁！」

「哼，如今神心也狠了，眼睜睜要人的活命！」

「早知這樣，奶奶的胸，雨就不該祈！腿都跪軟了！」

「俺不是早說過嗎？神，畫匠捏的泥胎子，就是神嗎？下雨，哼，根本——」
不等他們說完，老年也就以老年的威勢來壓制了：

「混帳！胡說！守着神你們就敢罵——」怒氣堵住胸口，話說不出來，黯藍的眼睛圓瞪着，腦袋一顫一顫地喘粗氣。

還是无天順打開僵局：

「誰也別着急！」輕輕拉一拉那老年，又向年青人揮揮手。「祈雨半個月，真是的，誰也不能不煩，白天跪，黑夜跪，許了一台戲，又許了一台戲，金身，掛袍，修廟，那更不用說，真是的，半個月的工夫，別說雨，連一片雲也沒祈了來。」

「咱就是說這個呀！」一個年青人又插嘴。

「兄弟，你先聽老哥哥說！」口乾得難過。「喝！吐！」什麼也沒有吐出來。「別看沒

有祈下雨來，還不能就埋怨神！咱村的關老爺，一向是再靈驗沒有的。俺今年六十三了，真的是，還不記得有這末一回。那年，唔——」一刻遐想。「那年俺才五歲，全泰叔，萬興哥全記得呀，那年咱們這裡也是大旱，不用說全省啦，就是咱們一縣，餓死的人真也無數了，真是的，咱村可是一個也沒有死——」

「是呀，就是咱村的地裏，偏下了一場雨，那場雨，就是咱村關老爺回到天宮，偷來的一罐水！」坐在神像旁邊陪座的白鬍子尤萬興很嚴肅地說。柳全泰頻頻點頭。

「真是的，到如今不下雨，反正是咱們這一方人作了壞事，你看整天價兵荒馬亂！真是的，神眼反正看得明白，啥事也是天意。盼着吧，反正總有一天下雨的！」

「是呀，咱村的關老爺，不能餓死咱們！」尤萬興很自信地說。

「今天該收壇了，就——」柳全泰深深吐一口氣。「就把關爺駕請回廟吧！」

于是，在尤天順他們的命令和領導下，大家又狠狠地敲打一陣鑼鼓，碰一陣頭，關爺就由年青人抬着，尤萬興、柳全泰扶着回了廟。

尤天順向家走着，身子歪得特別厲害，兩腳也非常不受用，邁一步，屁股就用力地斜甩

一下，祈雨十五天疲憊的積累掣制着他六十三歲的身子，頭上的汗珠因為身子的歪斜時時滴在地上。他抬頭看見滿天星沈靜地直瞪着亮眼，一個眨巴的也沒有，銀河明晰地瀉一道白光，河真的星也亮得耀眼，他知道，這些全是不下雨的徵兆；嘆一口氣，身子一時更覺得癱軟了。

到門前，看見老婆同妮子坐在那裏拚命搖扇子，花狗伏在旁邊迫切地喘粗氣。她們爲着熱鬧的迫害全像不會理會他回來。他也沒有說話，蹣跚地進了院門，一下子躺在院中的床上。順手拿衫襟抹抹汗，喘着悶氣。忽然心裡起一陣慌亂，他以爲也許是餓，就近乎焦急地喊：

「妮子！妮子！」

妮子懶跚地來了。

「妮子，我吃啥呢？」

妮子沒言語，又懶跚地走進屋去。

頂愛說話的妮子，今晚爲什麼對爹爹也似乎不歡喜呢？尤天順明白女兒的心思，他今天晌午從神壇那裏回來，她還拉着他的手：「爹，到多會唱戲呀？」他也仍懷着一線希望告

訴她：「只要過午下了雨，秋後唱對台！」而這時，她一定也是感到失望吧？憧憬中戲台上下的熱鬧全幻滅了。不下雨就不唱戲，娘一定對她說過了。

「吃吧，爹！可是沒有水。」妮子把一隻筐子放在他面前。

「去，叫你娘去打水去！」

妮子拿了瓦罐同繩子出去。

尤天順從筐裡摸出一塊「菜糰」來，鬆散得直掉碎屑，他慣常地兩手捧着吃。菜糰使他搖撼的牙齒很費力地嚼着，可是飢餓的手從喉嚨間焦急地伸出來，貪婪地把些半爛的菜葉拉下去。

「連二爺園子裏的井也沒有清水了，天爺爺，不下雨！」

天順嫂跟妮子抬了水回來，放在他面前，妮子又遞給爹爹一把杓子。

幾杓涼水喝下去，暫時壓壓心頭熱火。涼水在嘴裏留下些鹹臭的泥味，他嘆口氣。

「二爺家這眼井，真是的，活到八十的，也不記得混過。唉，年頭變了！」

猛然，他想起另一線希望，忙問老婆：

「你們「掃碗底」怎麼樣？」

「老天爺，真想餓煞人，往年一掃就下雨，今年可不行！」

妮子聽說掃碗底，就學着娘她們唱起來：

「十個娘們九個女，

掃掃碗底下大雨，

菩薩奶奶顯靈驗，

饑饉餓子供敬你！

一場大雨透了地，

男女老幼——」

「妮子別插嘴，聽娘說話！」

「菩薩奶奶跟仙姑倒都顯了靈。還是老四嫂子，仙魂又附了體，說了一大陣子話哩！」

「說啥話來？」

「說如今的人心壞了！咱們凡人想想，也是真的。如今當朝的，全是些兇星臨凡，兇星呀！」她表示着無限的嚴肅。「再說，那年鄴都城逃出了十萬冤鬼，全投了胎，今年閻王要收冤鬼了。不下雨，還是好的哩！到七月還有大災大難，下黑水，颶紅風，天崩地陷，人得

死多了！」

「你們沒有求菩薩奶奶想個法子搭救？」尤天順十分驚恐。

「怎麼沒求呀？大夥子千磕頭萬磕頭，到底奶奶答應了，說是回西天見王母娘娘，到七月，叫咱們這方人，全紮糊花船，預備着，等奶奶來搭救！阿彌陀佛！」

尤天順這才安了心，也默唸了一聲阿彌陀佛。向妮子要過來扇子，忙亂地搖着。涼水喝下去，湧出來渾身大汗。扇子亂搖一陣，仍舊搖起些熱風。他再拿汗臭的衫襟揩揩汗。

天順嫂拿起菜糲來，照例就叫花狗。花狗，可不比別家的狗，牠馴良，忠實，更機靈，武勇，跟牠媽媽一樣。無論到什麼時候，尤天順一家人全不能忘了牠。守家，看門，那倒全是小事。就是因為那一年，大約是十二年前吧，一個深夜，來了土匪，他聽見了，出屋門剛要跑，却給土匪捉住了胳膊。那時，花狗的媽媽，那大白狗，狠狠地咬住了土匪的腿，他就趁勢從牆頭上跳走了。雖然那次他摔彎了腰，可是到底比讓土匪帶走好得多；若真讓土匪帶走，化了錢還不算，也許就不能活着再回家來。「義犬救主」，十里八里，提起來誰不知道？老白狗死了，一家人哭了一場，就好好地養着這隻花狗。人吃什麼就喂牠什麼，這些年如一日，總是這樣。

「花！花！花！」

天順嫂連呼三聲，花狗就氣喘吁吁地來了。照例，牠尾巴擺幾擺；雖然熱的呼喘使牠的動作那麼倦懶。

她把兩塊菜糲跟一碗涼水放進喂狗的盆裡，看牠吃了，自己也隨手放一點到嘴裏嚼着。忽地，她想起方才沒說完的話：

「咱家紮花船，要紮四個人坐的，到那時，把花狗也載去！俺跟菩薩奶奶說了，她老人家也許了！」喝一口水，把嘴裏嚼不爛的菜糲順勢嚥下喉嚨。「這事要不是咱家唸了好幾輩子佛，行了這些年的好，菩薩奶奶說，可不答應！真也是，該搭救的人就够多了，那邊顧得了狗？菩薩奶奶大慈大悲，好心自有天嘉祐！嘻嘻！阿彌陀佛！」她的手又習慣地打起拱，兩眼虛閉着，腦袋點幾點。

「反正天爺爺有眼睛！啥事全看得見！嚶——」

熱悶和蚊蚤的擾害全抵不過疲乏對於身心的挾制，尤天順長吁一聲之後，不一會，就沈沈睡了，不久，妮子也睡了。父女顛倒着同臥在院中的床上。

夜深了。

天順嫂跟花狗總都睡不着。她關了院門，回來坐在凳上又拿起扇子拼命亂搖。花狗在旁邊迫促地呼呼喘吁。丈夫的鼾聲一陣陣怪響，她把一個枕頭填在他頭下，他也一點不醒覺，妮子給蚊蚤咬得直翻滾，渾身湧着汗，她也順手爲她搗着。遠近一陣陣談話和唉嘆傳來，那全是些不能入睡或者守夜的人。實在，因爲大旱，沒吃少用，近來的夜間是叛亂的，常常有盜牛偷驢搶糧甚至傷人逼錢的事件發生。她真也有些爲這事不敢早睡。小心沒過錯，一向她這樣主張。所以，雖然沒有打一個盹，她仍然不信任自己似的，時時到牛欄裡去看看，那頭黑牛在吩咐地倒嚼。

尤天順夢見銀河汎濫，傾盆大雨下落，夢見乳燕騰天，蜻蜓點水，夢見田野是一片深的綠海，……一隻蚊子狠狠釘在他眼上，妮子的腿也翻在他胸上，忽地醒了，忙睜開惺忪的眼，看見老婆仍在揮搖着蒲扇，花狗仍在呼呼喘吁，天上銀河僅僅調轉了方向，還是那麼白那麼亮，沒有黑雲擋壩，也沒有一隻老母猪過河，滿天星斗，還是不眨一眨眼。他胡亂抹抹汗又嘆口氣。

二 生死幾條路

「六月六，看穀秀！」

拍！一個耳光。

愛多嘴的孩子給大人打哭了。今年，大人就怕聽見這些昇平話。到如今老天爺不下雨，穀種還沒有撒到田裡呢，看什麼穀秀？可是當巴掌打在孩子的頭上引起一陣冤屈地啼哭時，大人又悔恨而且憐惜地嘆息了。

本年，前年秋收不好，去年又不好，偏偏村長總是今天斂錢，明天斂錢，沒有錢，要糧食。不拿，不行！城裏的，城外的，這樣維持會，那樣區公所，官的，私的，真的，假的，全比老百姓強硬，全向老百姓要錢，老百姓在任誰的眼中都是最肥胖最馴服的。前天，就是六月初三那天，又不知是哪裏來催什麼款，一畝地兩角，兩天交齊；不交的就帶人走，而且一畝加罰兩角！於是，家家留下來預備下了雨作種子的糧食全也被斂走了，有的沒糧食，又

不知繞了多少彎子才湊够交齊的。

苜蓿，青青菜，羊角菜，早就吃光了。榆樹大半也只騰了光禿的枝條。近來，人們又發現了槐葉可吃，真是開拓了生路。不過，人的喉嚨是無底的深洞，在未閉口死去之前，天天都要有些東西填下去的。所以，有限的野菜、樹葉，在這裏便顯得寶貴極了。有樹的日夜看守着，比往年看守着熟實的莊稼、瓜果還注意。老太太們因為被偷走了樹葉，常常爬上屋頂罵雞似地拉長了聲音把人家祖墳裏的枯骨都罵到。

飢餓的迫害，死亡的嚇駭，使人間消滅了同情、憐憫、協助與扶持，鄰里間斷絕了一元錢的借貸，至戚好友沒有一升米的周濟，誰都有個私心眼：願自己死前的時間比別人延長一段。

姑娘們，十五六歲，甚至十二三歲的，祇要已經說定了婆家的，並不徵得對方的同意，爹娘就要送走她。用一匹瘦毛驢馱着，或者爹背了篋筐走在前面，筐裏放着一個紅包袱，裡面包了她隨身的衣服，僅僅把長辮改做團髻，她羞答答地跟在後邊，就這樣，去見翁姑，去配丈夫。這時，爹娘再不想：自己女兒年紀太小，活計沒學全，到婆家會受氣；或者，女兒娶了

就成了人家的人，再不能乖嬌地守在身旁，她帶走了自己的半顆心，以後自己將寂苦地生活着；或者，女兒出門是她一生唯有的一回大事，要按「行嫁月」才吉利，要爲她備些粧奩才對得住她。爹娘只想：女兒早晚得歸人家去，這年頭，不能久留的原因至少有二：第一，聽人家說，吃糧的就愛抱姑娘，換上髻兒的總還差一點；出了門就算萬一再有什麼意外，那已經交給姑爺，自己就不負保管責任了。第二，送到人家去，反正自家就少了一張天天要吃的嘴。就是姑爺不在家的，那也一樣要送去；「娶空房」在目下已不再那樣忌諱了。

有些爹娘，因爲女兒早沒定婆家，而悔恨着、苦惱着，忙着託人尋找，再不論路途的遠近，和瞎先生所說的女兒命屬該配到哪方，也再不怕那人的命硬或者年紀不般配。假如那人家能出一袋甚至一斗糧作聘禮，作爹娘養女十幾年的代價，那當然好；不能出的也就罷了。雖然，有人說：某某人家女兒到婆家被帶着出了門，到外面就賣掉了。全也不管那些，反正作爹娘的義務算盡了。自己不見見的事，總可忍受。並且，把姑娘賣了錢，賣進城裏作那些沒臉面的事，在這裡，有些被飢餓壓迫得頂厲害的人們，也不再以爲是最可恥的事了。

有不少的人家，推一輛獨輪小車，或者挑一把擔子，甚或背一捲鋪蓋，携着籃子，拋下